

YILIANMEIBIAOQING

胖行长 瘦行长

眼镜行长

黑蛋行长们的故事

石 丹 著

一脸没表情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开场白·····	1
第 1 个故事：金蝇·····	5
第 2 个故事：地气·····	24
第 3 个故事：笑寺·····	43
第 4 个故事：立项·····	63
第 5 个故事：还帐·····	79
第 6 个故事：骚行·····	92
第 7 个故事：套间·····	103
第 8 个故事：手谈·····	114
第 9 个故事：眼镜·····	125
第 10 个故事：对白·····	137



第 11 个故事：魔盒·····	153
第 12 个故事：老记·····	170
第 13 个故事：老板·····	183
第 14 个故事：清偿·····	202
第 15 个故事：检查·····	215
第 16 个故事：争艳·····	231
第 17 个故事：火锅·····	249
第 18 个故事：红伞·····	269
第 19 个故事：远行·····	286
结束语·····	307

开场白

这是一本写银行行长们在我们老街的书。说是书，只不过是发生在行长们身上的一个个小故事。说是故事，但是又不那么完整，只能叫片段。

老街这个地方，我在以往的作品里就已经描述过。这是一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镇，楚墓、秦砖、汉瓦、明清建筑一条街、大青石块的绎道凸凹不平，随着岁月的发展逐步由小镇成为县城成为小市。老街是大市的重点，而银行则是老街的晴雨表。

这里面涉及的行长有：

胖子行长。此人生下来就是肥头大

耳，他瞎眼老奶奶曾用手摸索着哈哈大笑地说，我这个孙子是当官儿的命。胖子被组织上任命到老街某专业银行当行长时他就十分虔诚地先给老奶烧了三柱香，当他在老街坎坷又坎坷地碰了一头青之后的某一天才突然想起自己的屁股上还有一块儿大青记。于是他长叹一声说，我老奶真是个瞎子啊。

瘦子行长，形如其人。他也是个交流干部，只不过是提拔得晚了一些，因此上成熟中带点儿暮气满足中夹杂着遗憾。他那个专业银行机构少人员少业务量也不大，闲暇之余四处找对劲儿的人打牌是他唯一的爱好。再时不时的耍个小心眼儿占个上风就可以骄傲地高兴一阵子。

眼镜行长是专科院校的高材生，出得校门就憋足了劲儿要充分证明自己的价值。也算是春风得意，正赶上他们专业银行那阵儿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凭热，所以起点不低，在机关的一个科室主持工作还不到一年就被确定为后备干部，再一研究，让他到老街这个大熔炉里去炼一身硬功夫。潜台词的话，那就是等着自然接班了。

“我”，可决不是作者的我。书中的这个“我”是一个叫黑蛋的家伙，在本书的几个银行行长中就他一人是土生土长的老街人。自然我和他很熟。这其中也包括本书中描写的在老街黑白两道里不是老大胜似老大一脸横肉的马大汉和已经当上了老街市市长的李长腿，都熟。我们是从小玩大的同班同学。

马大汉岁数要比我们几个都大些。说他是革命的后代也

中说他是反革命的后代也行。因为他的母亲是打入土匪内部的女共产党员，为了和平地解放老街她老人家忍辱负重地嫁给了民团司令，谁知这个土匪冥顽不化竟然还给我们做对，于是我马大姨大义灭亲一枪便把这个司令给毙了。这本来是一个壮举也是一件很明了的事情，可在后来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的非常时期却搞得一团糟，谁也说不清谁有毛病还是没毛病。不仅我马大姨的政治历史不清白，就连他爹也没有见过面而且还是女共产党员后代的马大汉也烙上了土匪娃儿的印记。越是没希望的人他越是有能量。马大汉生就一副土匪身材土匪胆，不大的年纪就成了老街的孩子王。现在想想也是，他不厉害在前那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他是我们几个的保护神。记得我、李长腿和黑蛋几个身披大红花被人敲锣打鼓的往知青林场送还傻呼呼笑着的时候，马大汉一根铁杖挑着被卷儿向我们打着招呼，我闯西北啦！几年后，当我们上大学的上大学当兵的当兵再见面的时候，马大汉可开着一辆四轮儿车带着一个小小的四川妹脊梁背着大儿子怀里抱着二儿子肚里装着三儿子的回到了老街。他撇着大嘴哈哈笑着说，别看你嫂子样儿不咋，可歪缸出好酒儿子漂亮。我说，都起的啥名？马大汉说，你们也不在，我也图省事儿，生一个划一行儿，老大就叫马一行老二就叫马二行老三就叫马三行吧。他尽管文化不高可水平高，别人不敢想不敢干的事他就敢想敢干，而且每次都是歪打正着的赶上形势了，现在可以说，马大汉是老街的首富。因此，我们几个常在一起议论，可能大俗就是大雅。关于马大汉的其他故事，待我腾出手来在

下一部书里给想听想看的朋友们讲。

本书还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几个主要人物几乎是没有正统的名和姓，都是外绰号。我想这不要紧，外号反而比真名好记，因为他有特点儿。

本书还希望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家读后一笑了之。

第1个故事：

金 蝇

从便池上刚站起身，我便感到自己的眼睛里有一只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很有规律的金色苍蝇在飞舞着。

市长通知所有的老街银行行长们去牛头山的极目阁开一个什么什么现场会。我想，李长腿这小子又在打什么鬼主意。不是指名道姓的点我根本不来。

汽车盘旋着开上了山，老远就看见李长腿正双手背后地站在亭子里极目远望显得很有点市长的深沉样。

我说，首长好。

他说，为人民服务。

我说，为人民币服务。

他说，今儿你可得给我唱白脸。

我说，你总得给弟兄们交个底儿吧。

他狡滑狡滑地说，老规矩，这边唱来那边和。

我说，勺子老了变铲子。现在不开窍了。

他说，我知道你那贱毛病，得底儿了只有坏事。

我说，今儿我眼睛里有一只苍蝇。

他说，我去年就有了。

我说，这是咱们老街的毛病。男人一过四十岁眼里就有。

他说，胡扯八道。注意，保持一致。

看到行长们一悠一晃地往亭子里走来，我伪装得满腹心事的样子皱着眉头大口大口地抽烟。

李长腿双手掐腰望着山下的街市旁若无人地伸长了脖子摇头晃脑地吟颂：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嘱……

我装得被陶醉的一副幸福模样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真叫绝，人虽未到岳阳竟比到过岳阳住在岳阳欣赏岳阳的人还会赞美岳阳。

李长腿轻轻地点着头叹惜说，只有跳出小圈子才能有这大境界，才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

几位行长们的头象看宽银幕似的扭过来又扭过去瞧着我俩不知是糊涂还是钦佩地说，李市长和黑行长书就是读得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胖行长扭着粗腰贴着耳朵问我，啥意思啥意思这究竟是啥意思。

我说，小意思。领导们都爱这一手，博学多才嘛。

胖行长小眼眯成一条线递给我支烟说，太简单了，你俩是铁哥儿这谁不知道！

瘦行长凑过来说，别给同仁们往布袋里装。

我说，我要知道我老婆是你小姨子。

风很大，每个人都被吹得披头散发的连说话也很不方便。尽管李长腿的话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但每个人还是装着听得很认真。我咬着牙想，李市长恐怕就没有准备让我们听清楚。反正结果已经在他心里了。最后一句大家可是都听清楚了，今儿政府请客。

胖行长说，吃顿高价饭。

我说，不吃白不吃。

瘦行长说，再吃也白搭。老弟，你看我象个有钱人？财权都上收到大市了，再也挤不出几两油喽。

胖行长说，不听你胡说，哪一回不是你当汉奸。

我说，好象老街落后责任在咱各家银行。

果然是顿高价饭。酒足饭饱之后政府办主任给每位行长发了个红头文件：各行城建集资费五万元。大家红着脸扭头就跑连屁也未放一个。

我想，今天应该是一个欢乐的日子。一是马大汉电话说

他儿子马二行订婚了。二是我们行又被评上了大市行的什么青年文明号。三是我个人也通过上面的内线得知已被内定为大市行的后备干部。可是今天的摊派让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秘书轻轻走进来说，下午市委有个会去不去。

我说，不去。

秘书笑咪咪地说，还说是上大市开紧急会了吧？

我说，换个花样吧。

秘书说，我定吧。

我说，编象点。

二炮一脸灰土的门也不敲地便冲了进来。这段他们企业货源紧张心情很不好。说白了就是用公猪的生殖器加工的名牌猪宝贝没了下家，全市邻近成年的割完了幼年的也不够。二炮急得直看老母猪的大肚子盼它早生儿子。市场火了二炮急了，弄得市里干部层里一片恐慌到处传言送语发警告说，小心二炮拿你开刀去加工猪宝贝。

我说，你现在可是恶名在外。

二炮一扫往日常文拍桌拍腿的叫，更可恨的是假冒伪劣满天飞鸡毛杆塑料绳也充猪鞭子大坏我名声。李长腿他小子再不管我可真敢拿他开刀。

我说，是啊，咱老街就这个猪宝贝了。再停产是男人都得阳痿。

二炮摆摆手说，正经点正经点。

我说，李长腿向银行摊派是啥意思。

二炮说，他没给你交底？

我说，没有。

他说，这家伙真不是东西。

我说，真是。

二炮说，企业不中了，农业靠天又靠不住，不在城建上玩能行？

我说，你算是把他吃透了。

二炮说，你能不懂。

我说，这回可是真不懂。

二炮说，他给你分多少。

我说，一样多。五万。

二炮说，放心，到了就你少。

我说，不能因为是弟兄们就无原则。

他说，我知道我知道就你原则性强。单这个猪宝贝项目从立项到贷款就八个月，顶上生一个娃儿了。

我说，就这还是快的。今儿别谈贷款，我烦着哩。

他说，我图轻闲、散心、找灵感。

我说，别在一棵树上吊死，既然能系列开发为何不能纵横开发。

二炮很认真地眨巴着绿豆小眼。

我用指头轻轻敲敲他的眼镜片说，巴掌山挡住了你的双眼。

二炮似乎很动情地摇着我的手说，敢问路在何方？

我晃着脑袋想着说着，猪那玩艺儿能行牛那玩艺儿能行

羊那东西为何不行狗那东西为何不行是动物那家伙都行！

二炮想着想着嘴咧多大笑了，有启发有启发。牛哇羊啊狗呀统统地交给马大汉了。走，出发！

胖行长和瘦行长嘟嘟囔囔地进来了，口口声声地说有难同当咱们一起去找人行行长，让这个维持会长得主持公道，省得他光当汉奸。

二炮随口胡编着说，有个背景材料你们不知道，刚才我在听着黑行长电话里给李市长吵得一塌糊涂，气得血压也升高了。这不，刚才又吃了一片药。

我只好装着气鼓鼓的样子大口喘气。

胖行长瞪了瘦行长一眼说，我说黑哥不是那号人吧。

瘦行长瞪了胖行长一眼说，还不是你说保准是咱们当炮灰。人家是同窗同下乡同嫖娼的三同铁哥儿们。

我说，血口喷人呐。

胖瘦二位连忙一拍一打地说，开玩笑开玩笑。

我说，走，上人行。

二炮说，对，都去吵，看谁狼上狗不上。

胖瘦二位扭头就走说，这事交给我俩了。

二炮我俩笑着打着上大酒店去了。

我感到自己很无耻。这是第二天我到李长腿办公室里所说的第一句话。

李长腿灰白着脸哼了一声。

昨晚我和二炮来到了马大汉的大酒店。他一副老板样正严肃认真地监督小姐们打扫卫生。

我们上二楼坐进了他的老板室。一个轻描淡写的小姐立即很得体地便倒水递烟。

我说，别看大汉不识几个字，这老板桌后还配俩大书柜，是放烟酒麻将牌的吧。

马大汉说，官场上长腿说了算，银行里你说了算，企业里二炮说了算，可在黑天昏地的街上道上是我说了算。你哥文化不高水平高。

二炮说，少吹，去忙你的吧。看看这办公桌也摆不正。

我说，他就爱斜马歪道。

马大汉摸着自己直竖竖的寸发头哈哈大笑，这可是找人看过的，不歪还不中哩。今晚我请了一个歌舞团，你们也来助助兴吧。

我说，别的咱不喜欢，凑热闹中。

二炮说，是草台班子吧。

我说，现在这歌星那舞星们不都走穴？有钱就是他爷。都是谁来了？

马大汉说，一个唱情歌的，一个跳肚皮舞的。说是上过几回春节晚会可他妈一个也不认得。

二炮说，县级晚会吧。

马大汉说，管他哩，唱得不好揍他鳖货们。这不，我讲话稿都写好了。

二炮说，你会写个球。

马大汉说，我不会找人。

二炮说，这玩艺还不好写哩，说政治不政治说艺术不艺术甚至还带点骚词艳句。

我说，谁给你写的。

马大汉说，我不能说。

我说，李长腿。

马大汉傻呼呼地说，这可是你猜出来的啊。

我们三个头对头地看这一页长的讲稿。不说，李长腿这小子还真把这三者完美地用笔结合到一起了。

马大汉赞叹着说，我想这一市之长不容易应该是满脑子装着如何振兴咱老街的豪言壮语哩，没想到还会写这。我亲眼看着他一边接电话一边写连一个字也没改，真不简单。

二炮哈哈笑着，人家胸怀博大嘛。

马大汉说，他谁也不叫说。

我骂，他敢。

马大汉说，他说可以让黑蛋改改。

我满足地坐在沙发上说，这个坏蛋，早晚不忘拉兄弟下水。

马大汉说，你们几个小兄弟早晚是我老师。

我瞪着眼说，你老兄是夸我们还是骂我们。

我们几个就在老板室里随便啃了几个牛蹄喝了碗稀面。马大汉说现在还有点时间你俩去洗个澡吧，我们便去了。

洗完桑拿我俩混身酥软地躺在床上胡思乱想。

二炮说，我突然对这个红灯区有了一层更深的理解，想

给李市长建个议。

我说，这红灯区和咱红区可是有天壤之别。

二炮哈哈大笑了。

我说，猜对了一半？

二炮说，我想广电局应该在老街电视台上办一个专栏，那就是热点透视。

我啊了一声说，给大家一个正常的发泄渠道？

我俩都哈哈大笑了。

这时无声无息地进来了俩乌嘴唇儿短皮裙儿厚鞋底儿的高个儿小姐。

我说，老板让你们来的？

小姐们笑得既跳皮又灿烂。

我说，你知道我们是谁。

小姐又笑了，是谁不是谁无所谓，重要的是咱们有缘分。

我说，嘿，富有哲理。小姐是文学系毕业。

小姐说，不，是屋里喜。

我说，物理系什么专业。

二炮猛地拍我一下说，你让小姐把这几个字写出来就明白了。

这个小姐晃晃二炮胳膊笑笑说，大哥是个高人。

二炮似乎羞搭搭地很谦虚说，那里那里。

我依旧固执地说，你写下来，我就不信看不懂。

小姐一屁股坐过来用细手上的长指甲在我手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三个字：屋里喜。

我哇地一声大叫，惭愧惭愧。

二炮哈哈大笑扬而去并随手反锁了门。

我说，你别害我！

小姐们一左一右的摁住我的肩膀嘻嘻长笑了起来，说大哥真会开玩笑大哥恐怕是老手。

我说，干部们就这毛病，不叫干的事儿直想干真叫干的事儿反而不敢干不会干，屁股不值钱脸值钱。你们慢慢想吧，我也得走了。

我看到马大汉和二炮正坐在大舞厅里笑也只好陪着苦笑。

演出已经开始了。看着台上故做娇态上下翻飞的小姐们二炮皱着眉头小声说，现在这些野鸡和良家妇女真他妈没什么区别了。想想真为咱儿子们担心。

这时那个唱情歌的出来了。马大汉一指说，就这货出场费五千。

要不是介绍我还真看不出是个男的。只见他一手拿话筒一手向台下的女观众摔飞吻：

一个姑娘看过来~~~两个姑娘看过来~~~三个姑娘看过来~~~四个姑娘看过来~~~

马大汉撇着大嘴说，这歌我也会编，姑娘们一起看过来~~~

谁知那歌星还真唱的是姑娘们一起看过来~~~

马大汉立刻恼了说，真他妈不要脸，去，给他嘴打打。

立刻便有一高一矮去了后台。轮到第二首歌的时候那歌